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為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為上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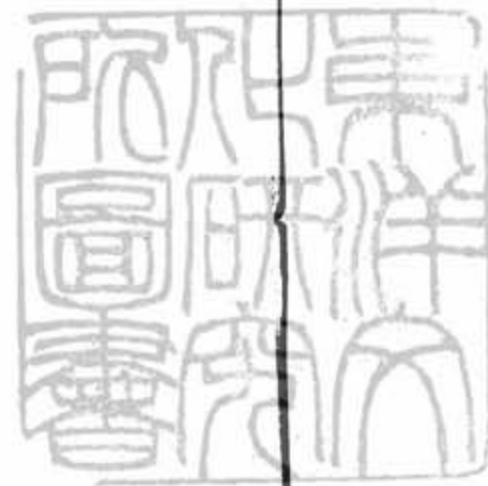
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





文章辨體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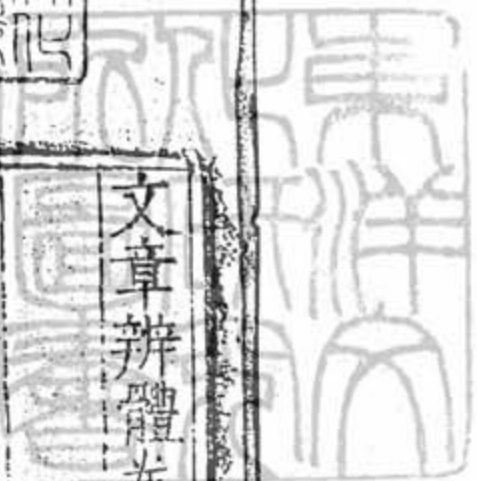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告諭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按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真氏曰此篇要領在班先王大物以賞私德一語後云余敢以私勞變前大章蓋覆說也晉文定襄王自以不世大功其請隧也蓋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詞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真可為告諭諸侯之法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



伯子男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
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狀縱其
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
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一人僅亦守府
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
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
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也取
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碎於齋土何辭之與有藉由是
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
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
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
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襄王止晉殺衛侯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
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
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
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
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恐
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
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
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
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
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

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上世三十
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
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
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
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
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
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
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晉人與晉閻嘉乎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賴王使詹桓
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丙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
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
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毋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
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
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
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
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
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
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祿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

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

右周天子告諭諸侯之辭

魯季文子語晉韓穿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魯侯使季文子餞之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如耦而况霸主霸王將德是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謀之未遠是用大簡也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言之

晉侯使呂相絕秦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爲不弔茂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前我

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擗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俊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虜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亦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獵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就寡人寡人即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合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乎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衛祝佗爭先蔡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
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
及皐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
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
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
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
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
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
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苒旃旌大呂殷
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
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闔之士以供王職取於

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上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
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
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
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間王室王於是
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
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毋第八
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
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毋第也猶先
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
莒期藏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

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王孫圉對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嬖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疾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

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燕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子大叔對范獻子

是時王室亂尹氏立王子朝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魯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右春秋列國往來應對之辭

爾書

漢文帝賜南越尉佗書 依綱目節本

皇帝謹問南越王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森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王宜受之

答晁錯璽書

真氏曰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武帝賜嚴助書

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宣帝賜趙充國書

真氏曰宣帝充國君臣間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臣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充國奏見

後奏疏中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羗羌人當
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
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
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
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
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媯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
人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去
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
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
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
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繼夷大敗太白出西方
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
下以全勿復有疑

二

後將軍聞苦腳脛寒世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
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
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疆弩將軍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
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使復奏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
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可罷且

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
大拜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又留得亡校
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
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
上留屯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疆食慎兵事自愛

成帝諭東平王宇璽書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
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
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
自內興朕甚憐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恐
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蟠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斯
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光武賜馮異璽書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
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
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

勞馮異璽書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報耿弇璽書

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蓋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
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

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宜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章帝報東平王蒼璽書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蒙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至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重德

和帝報梁王暢書

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強食自愛

唐太宗賜李大亮書

朕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忠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儼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詩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尔景福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餅金碗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叙至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答魏徵書

省頓抗表誠極忠欵言窮切至禮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平吳已

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
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也尔身猶
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遭亂死及孫綏果爲淫刑所戮前史
美之以爲明於先見朕意不然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爲人臣
當進思竭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爲治也會
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
無廷諍以爲明智不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陳也
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韋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
使康哉良哉獨盛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
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宋哲宗答韓絳書

覽所上劄子陳乞致仕事具悉爲天下計則賢者常勞爲人臣
謀則老者當逸今朝廷待卿之意酌處其中奉朝請於琳宮所
以係民望釋負荷於留籥所以爲雅懷勉及康和亟還朝著已
降勅命差卿充集禧觀使書到日可發來赴闕夏熟卿比平安
好遣書目不多及

宋神宗獎諭司馬光書

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
卿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
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
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
卿比平安好遣書旨不多及

批答

漢宣帝報張安世上侯印不允批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拆衝萬里君先帝大臣
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

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鑿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唐太宗答劉洎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宋仁宗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已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虚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縉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眾敢謂有得卿其何辭

賜宰臣富弼乞解機務不允批答

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脩紀

綱正然後相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虚心一意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為哉俾予獲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

英宗賜歐陽修乞退不允批答

夫與政之途蓋天下之責至者叢矣顧雖智勇不能以禦流弊譬之來前日御史加非於卿朕惟其辭甚悖於義理今讒者放而疑者釋卿猶欲以去位豈朕所望焉傳不云乎禮樂不愆何恤人之言其起眎事毋重朕之不敏也

神宗賜知亳州歐陽脩乞致仕不允批答

卿勲德之舊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而抗奏至於四五必以田里為歸豈朕視遇故老有不足於禮乎何其求去之果也欲喻至意莫知所言惟能勉留真副勤佇

賜宰臣韓絳上尊號不允批答

朕聞唐虞之世君臣吁俞相與勅戒以康庶事未聞其自耀功德大爲名稱以動天下之聽朕以涼菲獲承皇緒固已極崇高之位號矣嚮者奉郊宗之祀三事大夫亦屢以徽冊來上而愧不敢從方且嘉與衆賢夙寤晨興以營極治之業要之萬世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不猶愈於虛名歟臣之尊君義則勤至朕守弗奪毋煩數陳

賜宰臣王安石乞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垂象之變咎在朕躬內惟非涼敢不祇懼避朝損膳欽天之渝神休震動銷去大異而三事庶尹咸造在庭願復舊常至于再三且星降畧德猶賴交修況天畏悲怵固當屢省弭裁嚮福其庶幾焉

文章辨體卷之十五

文章辨體卷之十六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詔

漢高祖入關告諭

真氏曰告諭之語纔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爲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爲義帝發喪告諸侯

真氏曰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